



留给

苍茫大地

朱海燕 / 著
解放军出版社

LUGEI
CANGMANGDADI



留给苍茫大地

朱海燕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留给苍茫大地

朱海燕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60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ISBN7-5065-1378-1/I·193

定 价: 4.90 元

社编号: 04-0054

序

冉 淮 舟

为海燕的书作序，我是当仁不让，乐而为之的。这自然因为，我和海燕非常熟悉，可以说在事业上，我是眼看着他一次又一次越过了不断升高的横杆，成为被同事们羡慕，被读者们注目的记者和作家。我是多么欣慰，我有很多话要说。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从地方调到部队，从天津来到北京，在铁道兵文化部从事专业创作。为了尽快熟悉铁道兵的斗争生活，报到后我即和两位同志一起去了东北，采访在北疆修建铁路的部队。四个月后又回到北京，我没有停歇，又只身去了西北，采访正在建设中的青藏线。九月中旬，我到了青海省的格尔木，铁道兵第七师师部设在那里。按照我的惯例，到了那里，仍然谢绝有关领导陪同，因为我考虑，他们工作很忙，由他们这些有一定身份的人领着，显然规格过高，我感到有些惶恐。再说，也难免兴师动众，我是非常发怵这种场面的，况且这对工作也没有什么好处，有他们在场，他们的部属多半都很拘束，讲不出多少实在的东西。另外，采访是个苦差事，我又总是把活动安排得很紧，也不好意思劳累这些领导同志啊！铁七师的同志非常痛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给我派了一名在师部工作的战士。二十刚刚出头，中等偏上身材，两只有神的大眼睛，脸上童年的稚气还没有褪去。高原强烈的日照，没有晒黑他那白皙的脸庞，戈壁的风沙，也没有吹皱他那放射青春光泽的肌肤。这是一个很叫人喜欢的青年人，他就是朱海燕。

于是，我就在海燕的带领下，开始工作了。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这样熟悉记者、作家的工作，提供的采访单位和对象，都

是很典型，有着丰富内容的。原来，他曾多次陪同来这里采访的同志，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就我明白了，他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再细想，这怕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他对写作的倾心与酷爱。当时他主要是写作诗歌，在《青海湖》和《青海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被青海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就是说，至少在青海的范围内，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我在格尔木逗留半个月，海燕带着我去察尔汗盐湖。在那里修建铁路，无疑是一种奇迹，使我大开眼界，深受教育。特别是在昆仑山口参观一个发电厂，那里的湖水，怎么那样蓝，简直就象蓝的天空一样，远处水天相连，根本就分不清哪是湖水，哪是蓝天。蓝天上的白云，怎么那么洁净。这一切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这一切一切，也都没有海燕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在此期间，我们朝夕相处，吃住一起。晨起黄昏，饭前饭后，尤其是在寂静的深夜，我们彼此谈个人的经历，谈社会，谈人生，当然更多的还是谈写作。在这个时候，我仿佛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海燕好象也感到自己更成熟了一些。可以说，我们是很谈得来的，短短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海燕给我的突出感觉是：非常聪敏好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什么事物都有兴趣。令我最为赞赏的，是他有一种远大的抱负，并决心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付出辛勤的劳动。这就是要有所作为，要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当然，我也听到一些对海燕的微言，无非就是锋芒毕露、傲岸不驯云云，想来这正是一些有性格有才华的青年人，被周围一些人常常议论的言词，是不必大惊小怪的。海燕为人正派，一颗火热赤诚的心，时时在炽烈燃烧，这才是他的品质和精神。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回到北京，我向负责铁道兵文化工作的同志介绍了海燕的情况，于是兵部召开的一些有关写作的会议，就都通知他来参加了。这样，我们又不断见面，又不断交谈，特别是一谈起读书和写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破格提为干部。

一九八三年二月，我奉命组织撰写一本反映铁道兵部队参加建设天津引滦工程的报告文学集，从采访写作，到编辑出版，仅半年时间，很是紧迫。我特别把海燕从格尔木召来，协助我完成这一任务。他乘飞机先到了西安，又坐火车赶到北京，再坐汽车追到引滦工地，白天采访，夜里写作。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深夜，当我在工棚里，披着棉被抵御山区春夜凌峭寒风的吹袭，读着他这篇题为《三百二十级石阶》的文章，一股热流在我心中滚过，驱走周身的寒潮。我掀掉棉被，击节赞叹引滦英雄，同时也为海燕的写作叫好。接着，海燕又一气写了三篇，也都不错。我很高兴海燕展示他的才华，这也为他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海燕希望能来北京工作，以扩大他的视野和驰骋的天地，我表示支持。终于在一向爱才的吕正操将军的关照下，他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了。

开始，他在铁道兵报作编辑。铁道兵撤编并入铁道部后，他被人民铁道报选调去作记者，不久又送他去高校学习。一九八六年七月，在海燕毕业之际，我正主编《冀中文丛》，深感人单力薄，于是设法借调海燕来协助。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了一年半，才回到报社去。如今，这套二十本的纪实性丛书，正在陆续出版，可以说，海燕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的。从几位有关的老同志为自己的书所写后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海燕的衷心感谢。我想，冀中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广大读者也会感念他的。

近几年，我和海燕一起，曾经几次外出采访。一九八六年秋天，我们到了四川省江津县一个名叫吴滩的川东小镇，在聂荣臻元帅当年走过的那弯曲的，窄窄的，相接相连没有尽头的石板路上，一种历史感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的思绪被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被引向很远很远的年月。一九八七年春天，我们又到了辽宁省海城市，这是吕正操将军的家乡，在一股改革热潮的冲激下，我们开始写作海城三部曲。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我们是怎样工作啊！记得在一天夜间，海燕躺在床铺上，我在屋中间走动

着，构想我们的作品。嗯？怎么再也听不到海燕说话了？我转身一看，原来他已经睡着了。当我俯身去给他盖被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含混不清的梦语，也听到了他的消除疲劳的鼾声。他太累了，青年人的觉是不能太少的。还有，一天夜里，当我们推开窗户，想透一透空气，才知道天已放亮，于是，又该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了。可以说，我们是同过甘苦的。

确实，海燕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除了我们合作的反映当前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海城三部曲，已经出版了《灿烂与迷茫》和《兴邦大业》，正在写着《土地和人》，以及我为之作序的《留给苍茫大地》这本散文、通讯、报告文学集，近期他还有两本书将要印出，这就是写冀中抗日斗争的长篇纪实文学《无敌的堡垒》，和关于新闻与文学写作的论文集《贵在留给后世》。另外，我和他还在合写一本长篇报告文学《百团大战》。写到这里，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要透露一下海燕已经着手准备写作的一部书，至少就篇幅来说堪称是宏大的著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名叫《中国大动脉》。海燕决心花几年时间，写出中国铁路的发展史。这是中国铁路事业形象的、血肉的再现，将有众多人物出现，既写到詹天佑、滕代远、吕正操等，又写到普通的工人，特别要写到一些铁路世家。既写出中国铁路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又写出所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艰难曲折而又美好的前景。相信海燕是能写得好的，我已经预感到它的成功了。

海燕才三十刚刚挂零，写作的数量不算少了。那么，质量如何呢？仅以《留给苍茫大地》这篇通讯为例，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在《人民铁道》报发表后，立即在读者中特别是在衡广复线五万建设大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首都新闻单位组成的赴衡广复线采访团，在肇庆采访五局三处时，负责接待的总工程师说：“最近《人民铁道》报发表的通讯《留给苍茫大地》，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参战职工的奉献精神与现状，我读了两

遍，流了三次泪，写得真实感人。我很想有机会能见见作者。”党委书记也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希望首都报纸能介绍或摘登一下，这将对我们铁路施工企业是个极大的支持。”

许多人纷纷向《人民铁道》报记者发表谈话，讲到阅读这篇通讯后的感受。铁道部基建总局局长说：“这篇通讯立意高，有气势，既从宏观上总结了衡广复线三十年来几上几下的决策过程，又从微观上反映了感人的衡广精神与职工风貌，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喜忧参半的思考’写得好，它打破了以往新闻界对重点工程竣工报道中报喜不报忧的框框，不粉饰太平。我们总局的老局长戴着老花眼镜，一气将这一万多字的通讯看完，连声说：写得好，当记者就应该这样写！衡广复线出书时，我建议将这篇文章排在第一篇。”隧道局局长说：“感谢《人民铁道》报又采写出一篇好文章，这对我们困境中的隧道局支持太大了。这期报纸到隧道局后，我们局机关干部争相传阅，反响强烈。衡广复线开通前，新闻界登出两篇好通讯，一篇是新华社记者写的《中华魂》，一篇是这篇《留给苍茫大地》，两篇相比，《留给苍茫大地》所揭示的内涵更为深刻。”衡广沿线乐昌县支铁办主任说：“这篇文章光在铁路报纸登影响小，能在社会大报上刊登就更好了，这样能使社会各界都理解铁道事业，支持铁路建设。”衡广复线建设指挥部一位搞宣传的干部说：“一九八六年以来，国内外各报刊登有关衡广报道一千二百多篇，《留给苍茫大地》最有分量。文中写到五局四处王明训离婚一事，王明训同我是一个村的，他为了衡广筑路而失去了家庭……”他一面说，一面掉眼泪。四局局长读后致函《人民铁道》报：“得见《留给苍茫大地》一文发表，感慨万千，特致谢意。我们决定《铁道建设》报全文转载。”

《文摘报》摘登了通讯中部分片断。《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说：“《人民铁道》报敢采写、发表这篇通讯，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篇通讯发表时，《辽宁日报》正在辽阳召开记者会议，负责人看过后立即要求与会者认真阅读学习。

写北京车站的《告别了昨天》，写丰沙大线路的《杠杆大倾斜》，同样反映强烈。《涌向竞争的大潮》和《从京都起飞》两篇，至少在原铁道兵部队反响非同一般。

当然，还不能说海燕的作品已经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的轰动，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何况轰动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多么了不得和多么好的事情。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写得真诚扎实，和人民的心相联系，与时代的脉搏共跳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是仅仅喧闹一时，成为过眼云烟。海燕的优势是正当年轻，来日方长，前程似锦，前途无量。

我想过，海燕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丰硕可喜的成果呢？在我看来，是他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或者说，他目前使用的这种写作样式，得心应手。他已经很少写诗，重点是写作通讯和报告文学。这样，他的文学基础，特别是语言和联想的能力，得到发挥；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与积累，尤其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得到调动；他对社会发展的敏感与关注，非常有助于他能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生活的流向。这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熔铸一起，使海燕写得既快又好。

这也不是说，海燕的作品已经无懈可击，没有可批评之处。他还写得匆忙，不够从容；有些东西，还显得粗疏，缺乏打磨；挥洒笔墨，也还不无枝蔓；等等。不过这算不上什么大毛病，今后稍加注意，是不难改进的。这里，我想提示这样几句：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响的掌声中，能够使自己的心绪保持一种常态，不为赞扬所惑，不为事业以外的东西所诱，这样就能在康庄的大路上行走了。就是遇到风雨吹打，泥泞滑跌，不能顺利前进，那要由天地负责，个人是问心无愧的。这可能是过虑之词，因为我比海燕年长许多，生活的风浪，已经教训得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相当地谨慎起来了。但愿我的话不要给海燕带来什么副作用吧！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冉淮舟
三百二十级石阶	(1)
实验之光	(12)
梁腊月	(23)
带兵人的情怀	(26)
巍巍雄关下	(39)
滚滚沂河水	(53)
心灵深处的爱	(63)
山和人的故事	(75)
平凡者	(82)
走进大都市	(86)
站在希望线上	(89)
企业家风范	(96)
匆忙的脚步	(103)
经营之道	(106)
曹篮子趣闻	(111)
国库门上一把锁	(114)
孙有礼的家风	(119)
丁原臣印象记	(122)
善解矛盾的人	(127)
他有一个管理场	(129)

爬起来还是男子汉	(132)
鹰厦线纪行	(136)
这里通向大海	(160)
大西北的回声	(182)
奉献之子	(189)
黄土高坡	(195)
故乡的另一面	(198)
借笔天府	(202)
吃在天南海北	(207)
云雾山中多歧路	(211)
列车犯规记	(213)
杠杆大倾斜	(216)
留给苍茫大地	(229)
中国铁路业的大胆改革	(248)
格局的协作	(260)
扬帆远航	(264)
身正令行	(268)
现代化之路	(272)
一线富了数万人	(275)
从京都起飞	(277)
涌向竞争的大潮	(284)
告别了昨天	(290)
后记	(305)

三百二十级石阶

吸尘机的声音哑然而止，风枪的“突突”声，钢钎撬石的“叮当”声，装碴机的嘈杂声，又组合成一支新的交响曲。

隧洞的每一寸空间都容不得一点闲情逸致，这里到处充满了沸腾、热烈的战斗气氛，语言的声波传播起来，显得艰难而无力。

他，头戴安全帽，穿着留有肩章挂带的旧式棉衣，溅满泥斑的水裤紧束着棉衣的下摆，哆嗦着吃力地举着钢钎撬着欲坠的危石。突然，眼前一片黑暗，万点金花，在无边的黑幕中飞旋，紧接着又是一阵恶心，钢钎掉了，他倒在尖利的石碴上。是呵，他已超过人所能坚持的最大限度，他确实不能再坚持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四班倒，他总是顶上三班，不要说是人，就是拉车的马，也要累垮，也要掉肉的。

“唐参谋，不能再干了，你……你上去吧！”

这声音近似于哀求了。是的，从这位副排长的声音里，人们可以想见他的固执和战士们的苦苦劝阻。

“唐干娃，你给我立即上去！”

这一声断喝，不是发自首长之口，而是平时那位一贯和他这位军务参谋顶顶撞撞，留着小胡子的小刘喊的。

调皮的小刘，再苦再累也改变不了调皮的性格。他四十五公斤的体重，你干嘛给他取“唐干娃”这个外号。称同志、称参谋多好，就是直呼“唐良杰”，也比叫外号文明吧。说真的，若不是在引滦工地上掉下十斤肉，凭他那一米六四的身高，是断然不会接受这个外号的。

唐良杰迈着踉跄的脚步来到喇叭口，揉了揉昏花的眼睛。呵！长长的斜井，高高的阶梯，远远的一块淡青色的那是天，那天真小，小得象一块镜子。他吃力地登上第一级石阶，这石阶他走过多次，只有今天才感到非常吃力。当铁道兵这些年来，他走过多少石阶路呵，大巴山，乌蒙山，古北口，居庸关，他觉得那些山路没有这隧道的斜井难走，虽是三百二十级石阶，却象征着生命的征途，每一级石阶都印着前进的足迹。此刻，他的脚步追逐着思绪，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走去、走去……

从内蒙草原来到这燕山深处的引滦工地，是他争来的。不然，他只能在科尔沁草原负责石碴场。

一九八二年九月，部队要开赴引滦工地了。唐良杰一个劲地缠着领导要求参战。可是，事情很不顺利。节骨眼上他爱人生病住院，一封加急电报，拉着他踏上千里归程。

他心急如焚，他气爱人不该生病，是起码不应该这个时候生病。他就是不替老婆想想，生病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吗？

二十天之后，他又火烧火燎地归队了。

当天，他就找到了团长，死赖活缠地要求去引滦工地。那口气，那神情，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团长笑着说道：“你那两条瘦腿，比孙猴子的筋斗还快，你说说你是怎样从老婆手心里逃出来的？有了老婆的批准书，我就同意你去。”

他习惯地摸摸脖子，傻呵呵地说：“首长，你还不清楚，我唐良杰何时得了‘气管炎’（妻管严）病了？腿在自己身上长着，愿去哪就去哪，内当家的管不了当兵的腿呵。”

团长太了解他的下级了，不仅理解他一颗火热的心，而且了解他受伤致残的身体。的确，从工作出发，引滦工地太需要这样的隧道大王了，可他的身体确实受不了隧道的折腾了。入伍十八年来，为了祖国的建设，曾付出过九死一生的代价，负过伤，开过刀，吐过血……若命运再给他一记重创，他何以受得了。再

说，部队已决定在编入铁道部以前，批准他转业回家，不能让他玩命似地再干了。

团长叫唐良杰缠得实在没办法，想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答应他去引滦工地，但有三个要求：一是不能进隧洞施工；二是作为军务参谋抓好部队的军容风纪；三是不准带铺盖行李，七天后返回科尔沁草原。

“带着这紧箍咒出征，不如说是去燕山旅游。”唐良杰在心里嘀咕着，但他在口头还是愉快地答应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到了工地我下洞你还能管得着吗？”他怀着磨砺自己、建功立业的信念奔赴工地了。位于苍茫燕山中的引滦工地，对于唐良杰来说，就象一望无际的大海，他可以尽情地在这里游弋，在这里扬帆。

部队多年在大戈壁上修路，已经有五六年没打过隧道了。谁立过排架？谁登过掌子面？连排干部摸过风枪的也所剩无几了。凿通十公里的引滦隧洞，对于这支铁道兵部队，无异于是从零起步。隧道开工了，唐良杰所在部队担负辅九号斜井的掘进。那算什么掘进呵，简直是掘而不进，每天就是几十厘米，远远达不到上级的要求。洞口上乱七八糟，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有时战士们面对成堆的问题，却束手无策。连长是个急性子人，面对这一大团乱麻，急得抓耳挠腮。当铁道兵八九年，在戈壁上修路，江河上架桥，犹如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哪干过这有力无处使的窝囊活。他愤愤地甩下安全帽，躺在山坡上，发泄似地拔着干草嚼着。

“打隧道是咱铁道兵的拿手戏，可不是有力无处使的窝囊活，相反，也只有这种活才能体现咱们‘老铁’无坚不摧的勇敢和智慧。”说话的是唐良杰。他早已忘却了团长的约法三章，下了车就直奔洞口。“来，我给你当参谋，我们好好地摸摸山老虎的屁股。”他拉起这位年轻的连长。他自觉地当上了辅九号斜井的“指挥”。这位一九六九年就曾任连长的穿山虎，到底不愧为有丰富

经验的“隧道大王”。对隧道作业门门精通，什么都难不倒他。三下五除二，快刀斩乱麻，一切都搞得井然有序了，一切都按照他的一套科学的施工方案进行了。打眼的，一天要打多少炮眼；爆破的，一天要拉出多少土石方，他都清清楚楚。按他的话说：“打眼、爆破，装车、拉碴，瞒过外行，骗不了行家。打眼的一天打了多少炮眼，就知道你一天干了多少活。”他在工地上居然搞起责任制来了。好厉害的责任制，累不垮你，也闲不了你。他这套独特的掘进方法，力量足，速度快，四班倒，连轴转，整套施工协调一致。凭他这两下子，战士服了，他的名字和战士们翘拇指时的兴奋融到了一块：“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人家唐参谋可是名副其实的‘隧道状元’。”

从此，这斜井的石阶每天都留下他的足迹。

从此，这隧洞每天都有他奋力拼搏的身影。

他除每天草草休息几个小时外，就再没有休息的时间了。过去他工作累了，就打打扑克，玩玩象棋，散散步，让紧张的脑筋松弛一下。现在不行了，一切都要靠他带着去干。隧洞里是危险的，生与死只有那一瞬之间，每一个呲牙咧嘴的石缝里都晃动着死神的魔影，他必须身先士卒，象工兵探查雷区一样先排除险情。每一次排炮放过，他总是第一个进洞：“让我先试试。”待他确认没有危险了，才招呼战士们进去。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可以从各自不同的口音里反复地听到这种介绍。人们轻松愉快地生活在人世间，谁愿意这样试探性地去和死神打交道呢？也只有象唐良杰这样豁出命，随时准备牺牲在祖国建设岗位上的人！从他那里获得极大保险系数的战士们，当然不会把他忽略和遗忘。一次，他在隧洞干了十二个小时，上斜井时竟昏倒在这石阶路上，战士们将他背了上来。他是拼命拼的，干活累的。战士们将他的衣服藏起来了，把他锁在房子里，强迫他多睡了半天。这办法绝妙得很，使他不得不屈服。这时，他也有气，他气团长那个约法三章，上阵不准带铺盖。现在好了，上班一身汗，下班一身水，

换洗衣服都没办法，把硬皱皱的军裤当作衬裤穿，肥大不说，还有点粗不拉的擦皮。眼下，战士们把他擦皮的衣服都收了起来，他不睡也得睡呀。他拉了拉被子，这套铺盖是教导员和副营长凑起来的。看脏的，被头上油斑点点，那一头还被她登破了一道口子。当然，他也发过牢骚。南方吃米，北方吃面，大自然给人们规定了这个习惯，一下能改了吗？他唐良杰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不吃米急得发慌。有几次夜间加班回来，到伙房一看不是硬梆梆的“军用馒头”，就是碎得象饺子馅一样的面条。他皱了皱眉头，扒拉两口就算一餐。炊事员要给他另做，他眼瞪得比牛眼还大：“饭不合胃口，可不是叫你给我开小灶。”

有人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后勤处里吃好粮，政治处里写文章，司令部下连可捞猪大肠。扯淡，他唐良杰下连捞过什么？要吃就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要干，就要比战士们干得多。干部吗，受教育总长些，钱挣得总多些，年龄上老一些，骨头棒子也硬一些。下隧洞施工的第十天，他曾偷偷地对着镜子照过自己，比以前瘦多了，腮塌子，眼也凹了。他又跑到磅秤上试了一下，比十天前轻了十斤。

对于那些坐在紫绒沙发上发福的人来说，一定得羡慕这种减肥法吧。但是，铁道兵的福气，他唐良杰的福气，可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了的。

这石阶今天显得那么高。唉，别驴不走怪磨不转了。他知道不是石阶高，着实是这身体太差。倒霉的身体，受过伤的脑袋痛，可以理解，可脖子调什么皮，起那么多疙瘩，出那么多脓包，又痛又痒。每天要揣着酒精棉球上班，痒了就擦，多恼人。

他唐良杰是小病躺不下的人。前不久，他患感冒，手脚动作都失去控制，高烧四十度，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硬撑着不躺下，可最后还是倒下了。团党委特地研究批了二十八块钱给他买营养品，派叶副团长给他送去。真是不该买呀，十斤肉掉下来算什么，凿洞引滦不吃苦，不掉肉，能行吗？有人说这是地下长

城，每一个战士都是这长城上的一块砖，几万指战员，就是几万块砖。你说这些砖，哪块伟大？哪块渺小？他们不都是默默地承受着时代的使命，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吗？叶副团长，你真不是该送那些麦乳精、蜂王精的，共产党员若没有党魂、国魂、民族振兴之魂，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再说，他也不愿去享受那些玩意儿，没吃过不也活了三十多岁？要送应该送给那些战士们，他们的津贴太少，他们的奖金太少，有许多战士的家庭还没有富起来呵。

他艰难地登着。

的确，队伍是一支无敌的队伍；速度，是出人意料的神奇速度。唐良杰和他的战友们用四十八天时间，打通了斜井一百二十四米，从而进入了正洞。为此，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同志来工地参观时亲切地看望了他，紧握着他的手，夸他是好样的。

那时，唐良杰激动了，眼泪流了下来。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当铁道兵从来没有轻松过。还有多少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青山捧给他们一块青石雕刻的墓碑，大地献给他们几束洁白的花朵。眼下这引滦工程比起大兴安岭战风斗雪，大巴山征服群峰，青海高原攻克盐湖，也算不上艰苦呀。既然受命了，就要拿出满意的答卷交给党，若写不好铁道兵历史的最后一笔，怎么有脸去见天津人民？怎么向历史交下铁道兵三十多年的档案？拼命，要拼在这里；争气，要争在这里。

他就是这样一位拼命军人，入伍十八年，在隧道里拼了十三年，拼来了两次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拼来了十五次三等功和一次二等功。无数次的拼搏，塑造出他的钢铁般的形象。

他艰难地往上登着，石阶上是光滑光滑的冰。走这样的路，他有些目眩，这是那次塌方留下的后遗症又在作怪。他下意识地抓紧了扶手……

一九六九年春天，四川，渡口。也是这样上山的石阶。不，那里没有水，也没有这儿寒冷，路旁是银练似的瀑布，是朝霞般